

## 談升學與選課

——給一個中校生的十二封信之七——

孟實

朋友：

你快要在中學畢業了，此時升學問題自然常在腦際盤旋。這一着也是人生一大關鍵，所以值得你慎而又慎。

升學問題分析起來便成爲兩個問題，第一是選校問題，第二是選科問題。這兩個問題自然是密切相關的，但是爲說話清晰起見，分開來說，較爲便利。

我把選校問題放在第一，因爲青年們對於選校是最容易走入迷途的。現在中國社會還帶有科舉時代的資格迷。比方說小學纔畢業便希望進大學，中學纔畢業便希望出洋，出洋基本學問還沒有做好，便希望掇拾中國古色斑斑的東西去換博士。學校文憑祇是一種找飯碗的敲門磚。學校招牌愈亮，文憑就愈行時，實學是無人過問的。社會既

有這種資格迷，而資格買賣所便乘機而起。租三間鋪面，拉攏一個名流當「名譽校長」，便可掛起一個某某大學的招牌，祇看上海一隅，大學的總數比英或法全國大學的總數似乎還要超過，誰說中國文化沒有提高呢？大學既多，祇是稱「大學」還不能動聽，於是「大學」之上又冠以「美國政府註冊」的頭銜。既「大學」而又在「美國政府註冊」，生意自然更加茂盛了，何況許多名流又肯「熱心教育」做「名譽校長」呢？

朋友，可惜這些多如牛毛的大學都不能解決我們升學的困難，因為那些有「名譽校長」或是「美國政府註冊」的大學，是預備讓有錢可花的少爺公子們去逍遙歲月的，像你我既無錢可花，又無時光可花，祇好望望然去罷。好在牠們的生意並不會因我們「杯葛」而低落的，我們求學最難得的是誠懇的良師與和愛的益友，所以選校應該以有無誠懇和愛的空氣為準。如果能得這種學校空氣，無論是大學不是大學，我們都可以心滿意足。做學問全賴自己做，事業也全賴自己，與資格都無關係。我看過許多留學生程度不如本國大學生，許多大學生程度不如中學生，至於憑資格去混事做，學校的資格在今日是不大高貴的，你如果作此想最好去逢迎奔走，因為那是一條較捷的路徑。

升學問題，跨進大學門限以後，還不能算完全解決。選科選課還得費你幾番躊躇。在選課的當兒，個人興趣與社會需要嘗不免互相衝突。許多人升學都以社會需要為準。從前人都喜歡速成法政。我在中學時代，許多同學都需望進軍官學校或是教會大學。我進了高等師範，那要算是窮人末路。那時高等師範裏最時髦的是英文科，我選了國文科，那要算是腐儒末路。杜威來中國時，哥倫比亞大學的留學生們把教育學也弄得狠熱鬧。近來書店逐漸增多，出詩文集一天容易似一天，文學的風頭也算是出得十足

透頂。聽說現在法政經濟又狠走時了。朋友，你是學文學或是學法政呢！「學以致用」本來不是一種壞的主張。但是資稟興趣人各不同，你假若爲社會需要而忘却自己，你就未免是一位「今之學者」了。任何科目，祇要和你興趣資稟相近，都可以發揮你的聰明才力，都可以使你效用於社會。所以你選課時，旁的問題都可以丟開，祇要問：這門功課合我的胃口麼？

我常時想，做學問，做事業，在人生中都祇能算是第二樁事。人生第一樁事是生活。我所謂「生活」是「享受」，是「領略」，是「培養生機」。假若爲學問爲事業而忘却生活，那種學問事業在人生便失其真正意義與價值。因此，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社會的機械。一味迎合社會需要而不顧自己興趣的人，就沒有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。

我把生活看作人生第一樁要事，所以不贊成早談專門；早談專門便是早走狹路，而早走狹路的人對於生活常不能見得面面俱到。前天君對我談過一個故事，頗有趣，狠可說明我的道理。他說，有一天，一個中國人一個印度人和一位美國人遊歷，走到一個大瀑布前面，三人都看得發呆。中國人說，『自然真是美麗！』印度人說，『在這種地方纔見到神的力量哩！』美國人說，『可惜喏水力都空費了！』這三句話各有各不同，各有各的真理，各也有各的缺陷。在完美的世界裏，我們在瀑布中應能同時見到自然的美麗，神力的廣大和水力的實用。許多人因爲站在狹路上，祇能見到諸方面的某一面，便說他人所見到的都不如他的真確。前幾年大家曾像煞有介事地爭辯哲學和科學，爭辯美術和宗教，不都是坐井觀天誣天渺小麼？

我最怕和談專門的書呆子在一起，你同他談話，他三句話就不離本行。談到本行

以外，旁人所以爲興味盎然的事物，他聽之則麻木不能感覺。像這樣的人是因爲做學問而忘記生活了。我特地提出這一點來說，因爲我想現在許多人大談職業教育，而不知單講職業教育也頗危險。我並非反對職業教育，我却深深地感覺到職業教育應該有寬大自由教育（Liberal Education）做根柢。倘若先沒有多方面的寬大自由教育做根柢，則職業教育的流弊，在個人方面，常使生活單調乏味，在社會方面，常使文化浮淺褊狹。

許多人一開口就談專門（Specialise），就談研究（Research work）。他們說，歐美學問進步所以迅速，由於治學尚專門。原來不專則不精，固是自然之理。可是「專」也並非是任何人所能說的。倘若基礎樹得不寬廣，你就是「專」，也決不能「專」到多遠路。自然和學問都是有機的系統，其中各部分常息息相通，牽此則動彼。倘若你對於其他各部分都茫無所知，而專門研究某一部分，實在是不可能的。哲學和歷史，須有一切學問做根柢。文學與哲學歷史也密切相關。科學是比較可以專習的，而實亦不盡然。比方生物學，要研究到精深的地步，不能不通化學，不能不通物理學，不能不通地質學，不能不通數學和統計學，不能不通心理學。許多人連動物學和植物學的基礎也沒有，便談專門研究生物學，是無異於未學爬而先學跑的。我常時想，學問這件東西，先要能博大而後能精深。「博學守約」，真是至理名言。亞里斯多德是種種學問的祖宗。康德在大學裏幾乎能擔任一切功課的教授。歌德蓋代文豪而於科學上也狠有建樹。亞當斯密是英國經濟學的始祖，而他在大學是教授文學的。近如羅素，他對於數學，哲學，政治學樣樣都能登峯造極。這是我信筆寫來的幾個確例。西方大學者（尤

其是在文學方面）大半都能同時擅長幾種學問的。

我從前預備再做學生時，也曾癡心妄想過專門研究某科中某某問題。來歐以後，看看旁人做學問所走的路徑，纔覺悟像我這樣淺薄，就談專門研究，真可謂「顏之厚矣」！我此時纔知道從前在國內聽大家所常談的「專門」是怎麼一回事。中國一般學者的通弊就在不重根基而侈談高遠。比方講「東西文化」的人，可以不通哲學，可以不通文學和美術，可以不通歷史，可以不通科學，可以不通宗教，而信口開河，憑空立說；歷史學者聞之竊笑，科學家聞之竊笑，文藝批評學者聞之竊笑，祇是發議論者自己在那裏洋洋得意。再比方著世界文學史的人，法國文學可以不懂，英國文學可以不懂，德國文學可以不懂，希臘文學可以不懂，中國文學可以不懂，而東抄西襲，堆砌成篇，使法國文學學者見之竊笑，英國文學學者見之竊笑，中國文學學者見之竊笑，祇是著書人自己在那裏大吹喇叭。這真所謂「放屁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」！

朋友，你就是升到大學裏去，千萬莫要染着時下習氣，侈談高遠而不注意把根基打得寬大穩固。我和你相知甚深，客氣話似用不着說。我以為你在中學所打的基本學問的基礎還不能算是穩固，還不能使你進一步談高深專門的學問。至少在大學頭一二年中，你須得盡力多選功課，所謂多選功課，自然也有一個限制。貪多而不務得，也是一種毛病。我是說，在你的精力時間可能範圍以內，你須極力求多方面的發展。

最後，我這番話祇是針對你的情形而發的。我不敢說一切中學生都要趁着這條路走。但是對於預備將來專門學某一科而謀深造的人，——尤其是所學的關於文哲和社會科學方面，——我的忠告總含有若干真理。

同時，我也很願聽聽你自己的意見。

你的好友  
光潛。

（原載自一般雜誌第二卷第四期〔一九二七年四月號〕）